

唐宋八大家文集

金锋 主编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祇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耶？其真不知马也！



唐宋八大家文集

金 锋 主 编

九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宋八大家文集/金锋主编. -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4.6

ISBN 7-80195-072-0

I.唐... II.金... III.唐宋八大家-古典散文-选集
IV.126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3138 号

唐 宋 八 大 家 文 集

作 者 / 金 锋 (主编)

出 版 /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 徐尚定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邮 政 编 码 / 100037

电 话 / (010)68992192/3/5/6

电 子 信 箱 / jiuzhoupress@vip.sina.com

总 经 销 / 九州出版社发行部

经 销 / 各地书店

法 律 顾 问 / 北京法大律师事务所

印 刷 / 九州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640 × 960 毫米 1/16 开

印 张 / 44.375

字 数 / 550 千字

版 次 /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80195-072-0/I·181

定 价 / 48.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目 录

韩愈文集

感二鸟赋并序	1
原道	3
杂说一	10
获麟解	11
师说	12
进学解	14
圯者王承福传	18
子产不毁乡校颂	21
争臣论	22
上宰相书	27
后十九日复上书	33
答李翊书	35
送孟东野序	38
送李愿归盘谷序	41
送幽州李端公序	44
送石处士序	45
祭田横墓文	47
祭柳子厚文	48
祭十二郎文	50
曹成王碑	54
平淮西碑	59

目 录

柳子厚墓志铭	66
毛颖传	70
送穷文	73
鳄鱼文	77
论佛骨表	79
柳宗元文集	
封建论	83
六逆论	92
驳复仇议	95
桐叶封弟辩	98
愚溪对	99
非《国语》序	103
捕蛇者说	103
滴龙说	105
罍说	107
观八骏图说	108
种树郭橐驼传	109
童区寄传	112
吊屈原文	114
师友箴并序	116
三戒	118
送元秀才下第东归序	121
愚溪诗序	122
钴姆潭记	125
小石城山记	126
与杨京兆凭书	127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134

非《国语》上	139
非《国语》下	148
欧阳修文集	
秋声赋	151
朋党论	154
为君难论上	156
为君难论下	160
泷冈阡表	163
张子野墓志铭	168
画舫斋记	171
醉翁亭记	173
丰乐亭记	175
浮槎出水记	178
有美堂记	180
岷山亭记	183
苏氏文集序	185
送曾巩秀才序	188
送田画秀才宁亲万州序	189
送徐无党南归序	191
六一居士传	193
准诏言事上书	196
答吴充秀才书	210
上杜中丞论举官书	213
祭尹师鲁文	216
卖油翁	218
伶官传论	219
本论	220

目 录

原弊	227
丛翠亭记	234
非非堂记	236
伐树记	237
戕竹记	239
养鱼记	241
七贤画序	242
桑怱传	243
上范司谏书	248
与高司谏书	253
与尹师鲁第一书	258
答祖择之书	262
与田元均论财计书	265
洛阳牡丹记	266
读李翱文	278
题青州山斋	280
贾谊不至公卿论	281
归田录	284
诗话	286
曾巩文集	
唐论	291
战国策目录序	295
李白诗集后序	298
范贯之奏议集序	301
寄欧阳舍人书	303
与王介甫第一书	307
答王深父论扬雄书	308

醒心亭记·····	313
学舍记·····	315
南轩记·····	318
尹公亭记·····	320
筠州学记·····	323
道山亭记·····	327
敕监司考核州县治迹诏·····	330
祭王平甫文·····	331
夫人周氏墓志铭·····	332
苏轼文集	
秋阳赋·····	335
屈原庙赋·····	338
赤壁赋·····	340
喜雨亭记·····	345
超然台记·····	347
放鹤亭记·····	350
灵壁张氏园亭记·····	352
秦太虚题名记·····	355
石钟山记·····	357
遗爱亭记(代巢元修)·····	359
孟轲论·····	360
乐毅论·····	363
韩非论·····	366
留侯论·····	368
大臣论下·····	371
续欧阳子朋党论·····	374
策别三·····	378

目 录

策别十一·····	382
颜真卿守平原以抗禄山·····	387
贺欧阳少师致仕启·····	388
贺韩丞相再入启·····	389
上韩太尉书·····	390
上富丞相书·····	393
答秦太虚书·····	399
上王刑部书·····	403
与佛印禅老书·····	404
上荆公书·····	405
与李公择·····	406
答参寥·····	407
潮州韩文公庙碑·····	408
亡妻王氏墓志铭·····	412
祭欧阳文忠公文·····	414
祭文与可文·····	415
唐太宗借隋吏以杀兄弟·····	417
李靖李勣为唐腹心之病·····	418
书《孟德传》后·····	419
书《六一居士传》后·····	420
书《东皋子传》后·····	422
书刘庭式事·····	423
六一泉铭并叙·····	426
三槐堂铭并叙·····	428
雪浪斋铭并引·····	430
东坡羹颂并引·····	431
桂酒颂并叙·····	432

答孔子君颂·····	435
醉僧图颂·····	435
怪石供·····	436
记承天寺夜游·····	437
记游松江·····	438
游白水书付过·····	439
记游庐山·····	440
记游松风亭·····	441
儋耳夜书·····	442
记与欧公语·····	443
梁贾说·····	444
梁工说·····	446
盗不劫幸秀才酒·····	448
汴河斗门·····	449
太行卜居·····	450
范蜀公呼我卜邻·····	450
合江楼下戏·····	451
临臬闲题·····	451
名容安亭·····	452
雪堂问潘邠老·····	452
论范增·····	459
游士失职之祸·····	461
王安石赠太傅·····	465
记游定惠院·····	467
苏洵文集	
审势·····	469
强弱·····	478

目 录

攻守·····	481
权书下·····	484
六国·····	487
高祖·····	490
重远·····	493
衡论下·····	498
《春秋》论·····	522
明论·····	527
利者义之和论·····	530
上韩枢密书·····	532
苏氏族谱亭记·····	538
木假山记·····	541
苏辙文集	
墨竹赋·····	543
黄楼赋并叙·····	546
新论上·····	551
答黄庭坚书·····	558
东轩记·····	559
黄州快哉亭记·····	562
为兄轼下狱上书·····	564
卜居赋并引·····	567
秦论·····	570
汉论·····	573
《书》论·····	576
《春秋》论·····	579
君术策(二)·····	583
臣事策(上一)·····	587

刑赏忠厚之至论·····	591
王安石文集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595
上时政疏·····	626
进戒疏·····	628
论馆职札子二道·····	630
进字说表·····	637
谏官论·····	639
伯夷·····	642
礼论·····	644
夫子贤于尧舜·····	646
王霸·····	650
仁智·····	652
荀卿·····	654
杨墨·····	656
老子·····	658
原性·····	660
对难·····	663
兴贤·····	665
知人·····	666
议茶法·····	667
伤仲永·····	669
读孟尝君传·····	670
孔子世家议·····	671
答司马谏议书·····	672
上富相公书·····	674
上欧阳永叔书四·····	675

目 录

上杜学士言开河书·····	679
贺韩魏公启·····	681
通州海门兴利记·····	682
游褒禅山记·····	684
石门亭记·····	686
祭欧阳文忠公文·····	688

韩愈文集

【作者简介】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内河阳(今河南孟县)人。贞元八年进士,迁监察御史,又贬为阳山令。后为博士、国子祭酒等学官。元和间,以辅佐裴度平蔡州,迁刑部侍郎。又因谏宪宗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后擢为京兆尹、兵部侍郎。他倡导古文运动,诗文均有特色。其古文成就卓著,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作品收入《韩昌黎集》。

感二鸟赋 并序

【原文】

贞元十一年,五月戊辰,愈东归。癸酉,自潼关出息于河之阴。时始去京师,有不遇时之叹。见行有笼白鸟、白鸚鵡而西者,号于道曰:“某土之守某官,使使者进于天子。”东西行者皆避路,莫敢正目焉。因窃自悲,幸生天下无事时,承先人之遗业,不识干戈、耒耜、攻守、耕获之勤,读书著文,自七岁至今,凡二十二年。其行已不敢有愧于道,其闲居思念前古当今之故,亦仅志其一二大者焉。选举于有司,与百十人偕进退,曾不得名荐书,齿下士于朝,以仰望天子之光明。今是鸟也,惟以羽毛之异,非有道德智谋,承顾问,赞教化者,乃反得蒙采擢荐进,光耀如此。故为赋以自悼,且明夫遭时者,虽小善必达;不遭时者,累善无所容焉。其辞曰:

【译文】

贞元十一年五月初二,韩愈往东回故乡。初七,我从潼关出来,在黄河南面休息。当时刚刚离开长安,有生不逢时的感叹。我看到路上有用笼子装着白色的鸟和白色的鸚鵡往西走的人,一边走一边在路上喊着:“某地某官派使者进献给皇上!”来来往往的行人都把路让开,没有人敢正眼看他。

我由此而私下为自己觉得悲哀：有幸生在天下太平的时候，继承了先人的遗产，没用过兵器和农具，不知道征战固守和耕耘收获的辛苦，读经书、写文章，从七岁到现在，一共已经二十二年了。我的行动不敢有愧于道义，空闲呆着的时候，想着古往今来的事迹，也只记住其中一两件最重要的。我到吏部去参加选拔考试，和很多人一起听候差遣，连举荐的文书都没能列上名字，不能与小官吏同上朝堂，得以瞻仰皇上的光明。现在这两只鸟，只因为羽毛不一般，而不是有道德有智谋，可以让人征求意见，帮助朝廷教育统治百姓的人，却反而得到提拔推荐，这样荣耀。所以我作这篇赋来为自己悲悼，并且阐明那些有时运的人，即使只有小小的长处也一定能成为达官显贵，而没有时运的人，就算有一连串的优点也没有地方容纳。这篇赋是：

【原文】

吾何归乎！吾将既行而后思，诚不足以自存，苟有食其从之。出国门而东骛，触白日之隆景；时返顾以流涕，念西路之羌永。过潼关而坐息，窥黄流之奔猛；感二鸟之无知，方蒙恩而入幸；惟进退之殊异，增余怀之耿耿；彼中心之何嘉，徒外饰焉是逞。余生命之湮阨，曾二鸟之不如；汨东西与南北，恒十年而不居；辱饱食其有数，况策名于荐书；时所好之为贤，庸有谓余之非愚。昔殷之高宗，得良弼于宵寐；孰左右者为之先，信天同而神比。及时运之未来，或两求而莫致；虽家到而户说，只以招尤而速累。盖上天之生余，亦有期于下地；盍求配于古人，独怊怅于无位。惟得之而不能，乃鬼神之所戏；幸年岁之未暮，庶无羨于斯类。

【译文】

我回到哪儿去呀！我将在行动以后再思考。如果的确不足以让自己生活下去，哪里有饭吃我就到哪里去。出了京城的门就向东飞快地走，接触到白天明亮的阳光；我时时回头看，忍不住涕泪双流，感叹西边离长安的道路是多么漫长。走过潼关，我坐下来休息，看见黄河的流水澎湃奔流；感触于那两只鸟无知却正蒙受皇上的恩宠，想到自己和两只鸟一个



被斥退一个被宠爱境遇完全不同，心里更增加了烦闷不安；它们的内在有什么

美好的地方？只不过是靠外表美丽而自鸣得意。我一生的命运艰难阻塞，连这两只鸟都比不上；我在东南西北四处漂泊，连续十年没有安定的住所；屈辱地吃饱饭的时候都寥寥可数，更何况被列名于推荐文书之上呢？现在的时尚就喜欢贤人，哪里有人说我这个人笨呢？当年殷高宗在晚上睡梦中得到贤良的辅佐；在这个贤人的周围，哪里有什么人为他推荐，实在是得到了天神的认同和帮助。在时运没有到来的时候，有时候两方面的追求都达不到目的；即使是挨家挨户的去宣扬自己，也只能招来错误和麻烦。大概上天生下我，也还是希望我在人世间有所作为；我为什么不希望与古人相比，而独独为自己得不到官位而惆怅呢？我想那些得到了官位的人却无法胜任，是鬼神的戏弄；幸好我的年纪还没到太老的地步，大可不必羡慕这一类人。

原 道

【原文】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为仁，孑孑为义，其小之也则宜。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其所谓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谓德也。凡吾所谓道德云

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之云尔。”不惟举之于其口，而又笔之于其书。噫！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其孰从而求之？

【译文】

博爱叫做“仁”，恰当地去实现“仁”就是“义”，沿着“仁”、“义”之路前进便为“道”，使自己具备完美的修养，而不去依靠外界的力量就是“德”。“仁”与“义”，是有着确切含义的“定名”，“道”与“德”，是可作不同解释的“虚位”。因此，“道”便可分出“君子之道”与“小人之道”，而“德”也有所谓“吉德”和“凶德”。老子轻视“仁”、“义”，并非有意诋毁“仁”、“义”，而是因为他自己的见识短浅的缘故。这就好像坐井观天，而说天很小一样，其说并不是天小啊！他认为待人和顺就是“仁”，小恩小惠就是“义”，由于这种理解，他轻视“仁义”是必然的。他所说的“道”，阐明了他自己信奉遵循的原理，并不是我这里所指的“道”啊；他所说的“德”，推崇他自己认为是高尚的德行，也不是我这里所指的“德”啊。凡是我阐述的“道”“德”，都是与“仁”“义”一致的理论，是为天下所公认的大道理；老子所说的“道”“德”，是离开了“仁”“义”而讲的，是他一个人的偏见。

周朝的礼制衰败，孔子离开人世，儒家的经籍被秦始皇焚毁，道家的学说盛行于汉代，佛教又在两晋、北魏、南朝及隋代流传开来。这期间那些讲“道”、“德”、“仁”、“义”的学者，不是流于杨朱的“为我”之说，就是归附墨翟的“兼爱”之论；不是采纳道家的宗旨，就是尊奉佛教的经义。信奉杨、墨、佛、老，必然背离儒家之道。信奉的邪说成了主宰，离弃